

六棵树，六位沧桑老人

余显斌

乡村360°

六棵树所在地位于山阳县板岩镇，虽在山里，水泥路却四通八达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坐着车，在宽敞的水泥路上奔驰，两边是连绵成片的庄稼地，豆角挂在篱笆上，豆花如蝴蝶一样，在风中晃动着。昨夜下过一场雨，因此，路两边的地里，庄稼可着劲儿生长，将所有的生机、所有的绿色都尽情喷洒出来，流淌在空气中，流荡入我们的车中，也映入我们的眼中心中。

路的两边，是一座座整齐的楼房，被绿色映衬着，也绿莹莹地泛着光。

其间，有人戴着草帽，在地边来去，或弯着腰忙碌着。

天，明亮得如一面镜子，仿佛伸手一敲，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。

阳光，无边地泼洒下来，罩着山，罩着地，罩着房屋和村子。

玉米在车窗外，如绿色的墙一闪一闪的，绵延不断。不久，有人说，六棵树到了。我问：“在哪儿啊？”那人隔着车窗用手一指，我顺了他的手指看去，在前面的远处，一片绿云在阳光下招展着、漂浮着，将一种清凉之意无声无息地送到人的眼前心上。

车再走一会儿，慢慢停下。我们下车，六棵树就出现在前面的山包上。

一片硕大的绿色，在山包上迷蒙成一片，如一片绿色的海子，起伏荡漾。因为是夏季，昨夜虽然下过雨，有水润之意，可还是很热。随着我们一步步走近六棵树，空气慢慢凉起来、润起来，也清起来。拂面而来的，再也不是热风，而是变得软乎乎的，如春风一样。

人的心，也一下子沉静下来，舒畅起来。

这一刻，人的心里，烦躁顿去，清凉洁净，这是一种少有的感受。

前几年，我的隔壁住着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，头发全白，身体却硬朗。每次放假之后，回到老家，没事时我都爱叩开老人的院门，走进院子，陪着老人坐一会儿，有时甚至什么也不说，就那么静静地坐着，看老人喝茶，或者剥桐籽。老人沉静、淡然，让在名利中奔波劳累的我，刹那之间心境沉静，如一泓白亮的水，不起一丝波纹，没有一点儿起伏。

老人离世后，这种沉静的感觉，再难找到。

这一刻，走近六棵树，我又一次走向了心灵的大沉静、大淡然，我仿佛在走近一个个长寿的长者，走向一个个耄耋老人。

多少年了，这些树餐风饮露，听虫鸣观日月，日日立在这儿，长大，长粗，长成参天大树。多少年风雨来去，它们守着旁边的村子，见证了这一方土地炊烟升起，见证了这一方土地上人歌人笑，也见证了这片土地昔日的动荡和今日的和谐美好。

它们，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录者、见证者，更是一群生命的智者。

敬爱这一方土地，就应当敬爱这几棵古树；敬爱每一天的生活，就应该敬爱这几棵古树。它们已和我们血肉相连，生活相连，已成为我们生命里的根、灵魂里的根。

六棵树，是六部传奇、六个故事。

我们一步步来到树下，来到这片绿色里，抚着树身，仰望着耸入晴空的树冠。大家徘徊着，赞叹着，并张开双臂丈量着树身的粗细。有人拿了手机，从不同角度，眯着眼

睛，咔嚓咔嚓地将六棵树的样子拍摄下来。我也拍摄了一张，六棵树一片碧荫，衬着远处青翠的大山，我给它取名为《守护》，它们守护着故园，守护着土地和日月。

这六棵树都是纯一色的栎树，没有别的杂木。

我的故乡也在山里，那儿云烟缭绕，两山对峙，犹如屏风，一水中流，一直扯向山口。水流过的地方，窝下一片片肥沃的田土，于是就有了葱茏的树木，有了瓦屋粉墙，有了山歌笑声，有了袅袅的炊烟。

那儿的人和此处一样，也敬畏天地鬼神。

那儿的人也爱树，爱种树。一到清明前后，柔风一吹，丝丝细雨一下，人人都忙碌起来，河边插柳，门前种桃，屋后则点上栎树籽。栎树籽冒芽，长出小树。可是，这些栎树是硬木，长得并不大，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去，也就瓦钵粗细，树皮斑驳，如同蛤蟆背。

我一直以为，栎树树要长粗是很难的；要长成几个人合抱粗的古树，更是不易。

看来，我的想法是错了。

眼前的六棵栎树，每一棵都得数人合抱。最粗的，至少得七人合抱，才能箍住；最细的那棵，也得五个人合抱。这些树的树身，并不像别的古树那样弯曲扭结，相反，六棵树的树干皆直立挺拔，犹如铁矛，直上重霄。树干没有结疤，更没有疙里疙瘩的蛤蟆背。显然，六棵树生长在这一方水土上，很少受到人的拉扯，更没有受到斧斤的危害。

树上枝丫很密，也很少做虬龙状，做弯曲状。

古人诗里说“老树发花无丑枝”，其意是说，老树盘曲，犹如虬龙，到了春日花开，一朵两朵绽放，自会给人一种清新雅致之感。

其实，古树标直，树皮毫无苍老斑驳之态，亦有美感。

这树，从其表皮水嫩色泽可知，仍属中年，以其枝丫水灵之相可测，生机正盛。

二

站在六棵树下，默默看着，人这一刻仿佛在和树交心，在和自然对话。轻风习习，凉意悠悠，六棵树仿佛在用自己的爱意轻轻地抚摸着大地山川，抚摸着万物，也在抚摸着我们。

天地万物，皆具爱意。

人如此，树亦是如此。

四周山色如屏，将夏季的青绿、蝉声，都一齐汇聚着，直涌而来，在这儿的山谷间流淌着、喷涌着，和六棵树的绿色相互映衬，相互渗透。

山，显得更高了。

树叶间的蝉声，长一声短一声，从绿荫中喷溅出来，如生命的偈语。鸟鸣乱滚，如无人管束的豆粒，珠圆玉润，还不等弯腰去拣拾，就已经化为一地的碧草，一地的绿色。

四周无风，可耳边仍有呼呼的声音在响，衣襟也微微地动。

我们惊讶地举目四望，旁边树林沉静如一片水，毫无风吹过的痕迹，也毫不动荡。当地的人笑语：“这是高树上的风声。”原来，树高耸空，会和空中气流相互摩擦、激荡，产生出呼呼的风声。

我们听了，这才大悟。

古人言“古树多悲风”，即指此。过去只是在书上读到，现在才真正地在自然中感受到，体会到。

只是，此时，六棵树所荡漾的不是悲风，是清风，是和风，让人听了，只感到舒畅，绝没有悲伤和悲凉之感。

阳光从枝叶间射下来，斑斑驳驳的，很亮。斜射的阳光，给树干敷上一层白亮的边儿，如覆着一层水色似的。



六棵树在白亮的光中，显得格外挺拔、笔直，也格外清晰。

有的古树，弯曲俯伏犹如龙钟老人。

而这儿棵树恰巧相反，它们如百战沙场的将军，如执剑问天的壮士，如持矛而立的勇者。

六棵树，如天地之间的六个巨大的感叹号，如六尊岁月深处的雕塑。

这儿原是有着七棵树的。

当年，村上人开会时，这儿是一个天然的会场。大家打早工回来，就聚拢在树下，读着报，吸着烟，聊着天，也一边歇着晌。

七棵树撑起七把巨伞，罩在头上；撑起一片绿荫，遮住阳光。

甚至，村里的孩子放学之后，也经常在树下的场地上玩耍着，或捉迷藏，或斗鸡，或玩着狼吃小羊，叽叽嘎嘎的笑声直飞到空中，和白云缭绕在一起，和绿色缭绕在一起。

当地人很喜欢这七棵树，将之誉为“北斗七星”。还别说，那六棵树聚在一起，如一个斗勺，可惜斗柄没了。

还有人将之誉为“七仙女”，这，我觉得更为恰当，更为贴切。

六棵树凑在一起，其中三棵靠在一起，仿佛交头接耳，正在悄悄地说着什么；左边两棵树，并排站着；还有一棵站在三棵树的后面。

它们在谈着什么？一定在谈着第七棵树吧？

它们一定在思念着它了，想着它了。

它们一定在等它回来，在盼着它吧。

可是，它再也回不来了。

那是一个六月天，云聚如墨，沉闷低垂；闪电如刀，闪亮划过。随之，大雨如盆泼下来，天地间是一片白亮亮的雨。在风雨闪电雷鸣中，“哗吧”一声惊天巨响，大家都是一惊。等到雨停，急急忙忙赶到七棵树处，只见一棵树倒下了，七棵树从此变成了六棵树。这一方水土上，从此少了一棵古树。这一片村庄，从此少了一片绿色。

村里人至今谈起那件事，仍有些愧疚，认为是他们不够细心，明明发现树根露出，虬曲如龙，却不知道用土夯实，以至于树最终倒下、死去。

这儿的人爱树如爱人，算是罕见。

这些树，在这片土地上，能够躲过岁月的风刀霜剑，成为古树，是和这儿的人的爱分不开的。

据同行的专家估测，六棵树的树龄最少在四百年。如果这样，它们在明朝时就已出现在了这片山水间。它们一定见到过李自成的马队旗帜飞扬，驰骋过这儿；它们一定

见到过八旗健儿扬鞭策马，从这儿呼啸而过；它们也一定见证了这片山村的变化，旧貌换新颜。

小村人种植了它们，保护着它们。

它们，也成为小村的一部村史。

三

树林旁边不远处有一个小院，瓦屋数间，一片宁静。这儿的人家姓谢。

树下是一坡，不陡，杂树丛生，墨竹修长，也是绿呼呼的一片，延伸到了山脚，和那边山上流泄下来的绿色相接，一路延伸到了河道，奔涌荡漾，如潮如涛，一直铺展向远处。

山坡林中，古冢垒垒，碑碣犹存，生满杂草。

这儿埋着的人，一定见证过这六棵树，甚至，有的树就是长眠在这儿的人手植的。他们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在这片树林下，度过自己的少年、中年和老年。

他们守护着树，树也守护着他们。

然后，他们倒下，睡在土中，仍紧挨着这一片古木。

他们的儿子、孙子，继续在这儿生活着，继续守护着这片古木，这方水土。在这儿，他们笑着，唱着，痛苦过也快乐过。

在这儿，他们给后代子孙讲述着六棵树的历史，也讲述着小村的历史。

梦中有些树，他们的心会安宁，睡眠会沉实。

远行他方，思乡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首先想起这六棵树，想到树下快乐的童年，想起站在树下远望的父母。

六棵树成为他们的乡愁、乡思、乡情。

我们在欣赏古树的时候，旁边院中的主人笑笑地走来，陪着我们，眉眼生光地讲着六棵树的故事，就如同讲着他们的历史，讲着他们的故事。我们走的时候，他依依不舍地挽留。我们走得很远了，回过头，仍看见六棵树下的那人，在依依挥手。

在六棵树下，我们去游玩的人合拍了一张照片。六棵树成为一个半圆形，恰好将我们围在中间。

那一刻，我们仿佛偎依在六棵树的怀抱中。

阳光照在我们的脸上，我们一个个眉眼发光，带着微笑。中间那人，正是旁边院子的主人，他笑得格外欢畅，格外开心。他背靠着古树，面对蓝天，眉眼一片亮光。

他，是这片古树荫庇的后代。

我们也背靠着树，面对着阳光，眉眼生光。我们不是这儿棵古木的后辈吗？



打洋芋糍粑

李向宝

秦岭山区土壤多为沙壤土，有利于洋芋等块茎作物的生长，所以盛产洋芋。加上所产洋芋生长期长，淀粉积累多，水分相对少，所以吃起来口感很面，适合煮、蒸、炒、煎、炸等各种吃法，尤其洋芋糍粑是陕南人家盛夏季节招待亲朋好友的特色美食。

打糍粑首先要备好榔头和石案。打糍粑的榔头由一个一米多长的细木把和一个碗口粗、一尺见长的木槌组成。其次需要一块质地坚硬、比较粗糙、案板大小的大石板，这就是打糍粑的工作台。打糍粑前，先要端上几盆清水，将石板和榔头洗干净，再用一块笼布或者簸箕盖住，以防蚊虫、树叶、尘土等污了石板。

打糍粑的准备工作比较费时。先要选个头较大的上等洋芋，刮皮、洗净，不要切，整个码放在铁锅里，堆成小山模样；加适量水，大火烧开，再用文火蒸半小时以上，然后熄火焖上一二十分钟，揭开锅盖，用筷子能够顺利插下去，洋芋就蒸好了。随后，将蒸熟的洋芋趁热取出来，放在盆子，案板等干净器物上充分晾冷，锅底糊了的部分一定要提前剥掉。夏天热，晾洋芋需要较长时间，人们会用风扇或扇子给洋芋降温。如果心急等不到洋芋晾冷，打出的糍粑

一定是稀糊状，不仅黏度不够，而且口感差得远。

上述这些，都只是打洋芋糍粑的“序曲”，若从刮洋芋算起，少说也需要两个多小时。真正开始打糍粑的时候，家里的男劳力才正式出场。打糍粑不仅是体力活，还讲究一定的技术，经常是两个人配合着来，一个主打、一个辅助。

首先是辅助之人依次在石板上放两三个洋芋，主打之人用榔头将其一个一个捣成糊状。等到把所有洋芋都捣完，助手再将洋芋糊拢起来，一点一点地挨着再“糍”一遍，动作是用榔头反反复复前推后拉，这个环节使的是暗劲，最费力气，往往需要两个人轮换着来，直到洋芋糊能让榔头提拉起来为止。

接下来才真正进入打糍粑的阶段，如同厨师享受的是烹饪过程，打糍粑人享受的是劳动带来的快乐。将洋芋糊一次又一次地拢起来，把榔头一次又一次地举起来、砸下去，随着榔头一起一落，洋芋糊在石板上收一收，榔头击打洋芋糊发出的悦耳声响，让人非常受用。如同书法里面对收放关系的处理，又如歌曲里的主歌和副歌，前面是隐忍、后面是奔放，过去是铺垫，现在是升华，这也许是打糍粑让人累并快乐着的缘由吧。

等把洋芋糊捣到泛白、冒泡、不粘锤子的时候，糍粑就打好了，时间过短或过长都不劲道。糍粑打好后，用铲子盛进大盆里，然后分装到小碗里，浇上西红柿青椒酸辣汁或者曲好的浆水，再调上油泼辣子和油泼蒜蓉，形状如“水围城”一般，与吃搅团一样，用筷子夹成小块，蘸汁下咽不要咬，圆润滑溜，稍硬便一碗下肚。

打糍粑因为费工费时费力，而且费洋芋，所以过去都是在收获洋芋的季节，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才做这样的美食。二三十年前，农村人口还比较多，进入三伏天，只要天不下雨，打糍粑的石板旁几乎天天围着打糍粑的人，甚至还排队呢。现在回到农村，不仅人走得剩不下几个，而且打糍粑的石板大多也不见了。我家打糍粑的石板还在，但上面被别人放了柴火，而且斑驳不堪，早已不见往日的模样。

随着农民进城，糍粑也进城了，在陕南一些小县城，早市都可见卖糍粑的商户，但大多因人力和时间的局限，功夫不到家，糍粑不劲道，汁子也不好，吃不出一点过去的味道。

每次走过卖糍粑的摊位，我除了瞄一眼，更多的是对过去农村生活的回忆。